

武侠精品系列

肝

胆

一

剑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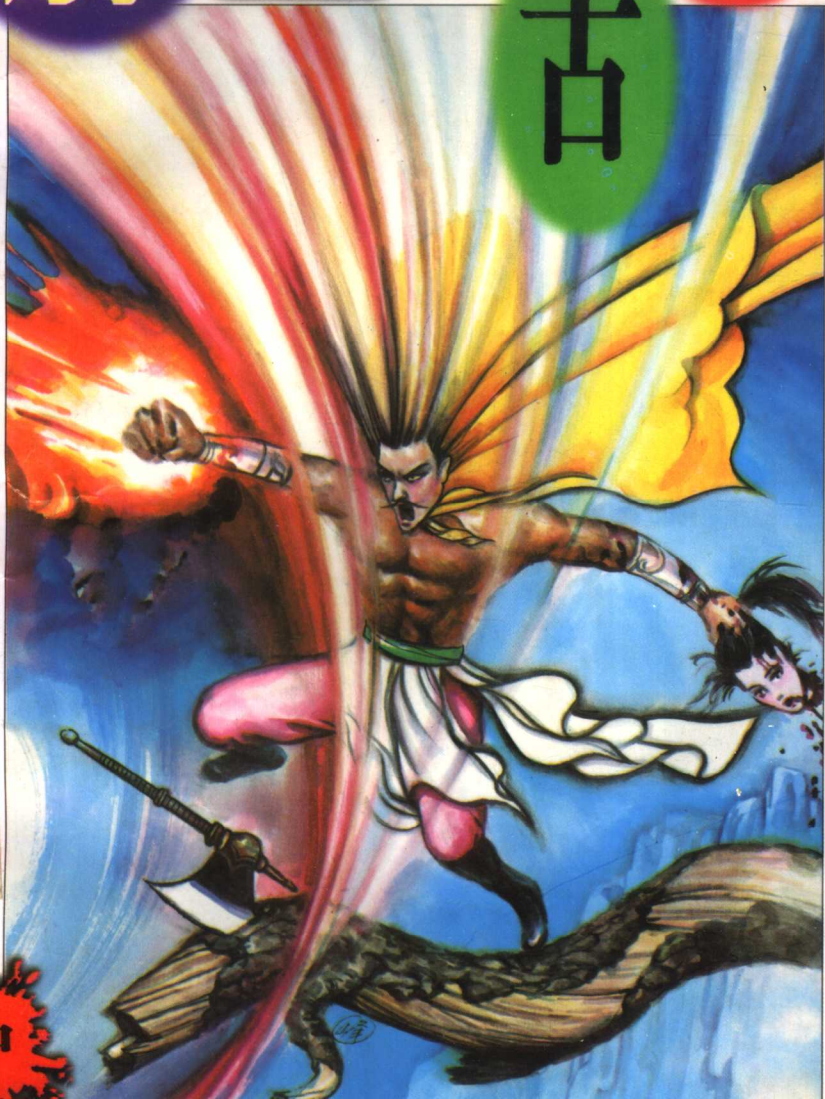
14

公孙梦作品集

4

2

中



肝胆一古劍  
(中)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 |       |            |       |
|-------|------------|-------|
| 第十二回  | 石堡探秘 ..... | (253) |
| 第十三回  | 陷入困境 ..... | (285) |
| 第十四回  | 绝处逢生 ..... | (308) |
| 第十五回  | 冲出重围 ..... | (332) |
| 第十六回  | 敌踪频现 ..... | (357) |
| 第十七回  | 小巷遇险 ..... | (380) |
| 第十八回  | 中计被擒 ..... | (403) |
| 第十九回  | 神巫玉女 ..... | (426) |
| 第二十回  | 驭心神灯 ..... | (450) |
| 第二十一回 | 出奇制胜 ..... | (473) |

## 第十二回 石堡探秘

沈陵见多识广，知道她必定被下了某种禁制，以致变成这个鬼样子。

他暗忖道：“以邵安波的一身武功修为和绝世才智，竟然着了道，可见对方必定具有某种奇技异能，例如妖术、巫术等等……”

他乃是聪明机警之人，知道目下不宜轻举妄动，必须先弄清对方底细后，始能着手进行救人。

转念之间，林中空地上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那古稀老道猛一摇头，长长的白发立即散垂下来，顿时平添几分恐怖。

但见他一面念念有词，一面在邵安波面前来回走动，约半盏茶时光，他停住身形，向她脸上喷了一口气。

邵安波身形一震，缓缓张大双眼，四下打量，看清了场中情景，吃了一惊，立即运气行功，却感到全身酸软无力，真气无法聚于丹田。

她这时反而冷静下来了，将目光投向古稀老道，问道：“喂！你是什么人？”

古稀老道的目光，凝视着袅袅上升的香烟，口中说道：“你猜呢？”

“你可是来自茅山的法师？”邵安波冷声问。

古稀老道缓缓转过目光，望着眼前这位美女郎，惨白的面上，泛起一抹谗笑。

“本法师并非来自茅山，而是来自龙虎山。”老道笑道，笑声如老公鸭。

“龙虎大法师！”邵安波吃了一惊：“是不是冷青云叫你这么做的？只不知你此番得手，能得到什么报酬？”

龙虎大法师谗笑道：“你果然聪明，一猜就猜中是冷大人策划的，至于报酬……”

邵安波当他沉吟之际，接口道：“我可以比他多出五倍的酬劳，不管是什么东西……”

龙虎大法师道：“只怕你办不到！”

“你还未说出来，怎知我办不到？”

“这话也对。”龙虎大法师道：“冷大人许诺的酬劳种类甚多，其中虽然不乏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但也有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例如良材美质的鼎炉，相信你一定懂得炉鼎的意义吧？”

“我懂。”邵安波点头道。

“只不知这些报酬，你付得出么？”

“冷青云办得到的事，我没有办不到的，他给你多少个炉鼎？”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龙虎大法师谗笑道。

“我可以马上给你十个八个。”

“但他给我的那一个，乃是本法师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的好炉鼎。你纵然给我一百个，如果质地不佳，亦是无

用！”龙虎大法师缓缓道。

“他给你的炉鼎，究竟好到什么程度？”邵安波问道。

龙虎大法师又诡笑道：“这可不容易形容……或者这么说吧，他给我的那个炉鼎，禀赋资质之佳，大概与你差不多。”

邵安波面色一沉，冷冷地道：“大法师如若戏弄本姑娘，休怪我要骂你！”

“炉鼎”一词，在道家口中，乃是“人”的代名词，有的是采阴补阳，有的是利用人体炼药，千奇百怪，说之不尽。

因此龙虎大法师一说到他所得的炉鼎，资质与邵安波差不多，邵安波马上明白他其实说的就是自己。

龙虎大法师口中发出阴森的笑声，道：“本法师活了那么久，什么脏话没听过？你高兴骂就骂吧！没有人拦着你。”

邵安波哼了一声，道：“冷青云呢？我要见他。”

“冷大人已赶回京城了，你要见他，要等到晚上才行。其实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见不见他都是一样的。”

“这样说来，他老早就把我许给你，作为报酬中的炉鼎了？”

“正是如此。”

龙虎大法师点点头：“好啦，吉时快到了，本法师要行法啦！”

他伸手拔起一支三角小黑旗，在身前缓缓挥拂，口中念动咒语，声音忽高忽低。

邵安波渐渐陷入恍惚迷惘的情景中，眼前浮现出一幅男

女作爱的景象，那妙曼的动作及入耳令人心跳加速的呻吟……使她全身感到燥热，起了异常变化。

正当她无法忍耐，准备宽衣解带之际，她身躯剧烈地震动一下，倏然清醒过来。

她张目望去，只见龙虎大法师不但咒语停止念诵，而且手中的三角旗也掉在地上，可见得他发现了某种事情，而万分震惊。

这时，在龙虎大法师身后七八步之处，出现了沈陵的身形。他手挺缅甸刀，满面杀气，指着这个妖道。

龙虎大法师惊觉地一转身，头上的长发飞扬，充满了妖异之气。

他冷哼了一声，道：“你是谁？”

沈陵双目如电，罩住这个妖道，道：“大爷姓沈，你就称我沈大爷好啦！”

“你既敢擅闯禁地，可知一定不是冷大人的手下。”

“不错！”

“那么想必是邵安波的手下了？”

“也不是！”沈陵摇头冷然道。

“不是么？”龙虎大法师讶然道。

“大爷如果是东厂中人，岂敢现身招惹你这种妖邪之辈？”

龙虎大法师仔细打量对方，忖道：“这个年轻人似乎有一股迫人的义烈之气，同时又发出强大的杀气，难怪我刚才心神大为震恐。”

他深知自己目下绝对不能示弱，更不能逃遁。因为妖法

之道，本来就是运用精神的力量为基础，再辅以别的手法而成。如果他示弱逃遁，势将被对方追杀。

再者这个敌人武功高强，这也是一望而知之事，如果失去妖法神通，单凭武功，绝非敌手。

他淡淡地道：“好，本法师敬你是条汉子，不愿与你为敌。咱们各行各路，你看如何？”

沈陵道：“大爷早已听到你与邵安波的对话，目下正是冲着邵安波而来的，哪能就此罢手？”

“难道你想救她不成？”

“不错！”

“但你没有救她的理由呀！”

沈陵眼中射出森寒的光芒，杀机外露，冷冷地道：“大爷是与她一道来的，这理由够了么？”

他话声一落，手中缅刀突发龙吟，迸射出刺目的寒光，这正是以神御刀的先兆。

邵安波见此情景，脸色倏变，并皱起眉头，似有所思。

龙虎大法师也是行家，顿时脸色变得青绿。

心念一转，突然仰天发出枭鸣似的厉笑。

接着厉声道：“沈朋友，你可知道邵安波将有什么变化？”

沈陵不理不睬，只狠狠地瞪着他，刀上的寒光更炽。

“那么我告诉你，她在转眼之间，将变为一个疯子，现在的玉貌朱颜，到其时你连多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沈陵听得心头一震，但仍不动地瞪着他。

龙虎大法师又道：“她虽然有机会毛发无损的与你携手

同归，但这个主导权却操之在你，你自己好好想想，作一决定。”

过了半晌，沈陵始道：“好，你放了她，我立即带她离开！”

“这话有何保证？”

沈陵面寒如冰，举起手中光芒四射的缅刀，指向对方。阵阵森冷刺骨的刀气，涌向老妖道。

龙虎大法师但觉这阵刀气之中，含有坚不可拔的意志，情知只要稍一迟疑，敌人的刀势立刻全力发出。

他当下不敢怠慢，忙道：“好好，本法师放了她，但你定须守信带走她，不得找我麻烦。”

沈陵宛如一具石像似的，既不动弹，亦不开口，但目光如电，紧紧盯住老妖道。

只见妖道从囊中取出一颗拳大的黑球，往地上一抛，立即升起一片黑色的轻雾。

邵安波突然发出惊噫之声，立即感到恢复了功力，接着奔出雾中。

顷刻间，轻雾已散，但场中已失去了老妖道和两个小道童的踪影。

邵安波奔到切近，沈陵才道：“二夫人，咱们走吧！”

邵安波讶然道：“走？那妖道呢？难道放过他？”

“这是交换条件！”

邵安波面色一沉，沉声道：“笑话，你如何有权替我作主？”

“你要在下袖手旁观么？”

邵安波冷硬地道：“不错，你先走开，我要找到妖道要他的命。”

沈陵道：“在下问的是在早先的情况之下，难道你要我袖手旁观，使你受制于邪法中？”

邵安波反问道：“你准知我无法脱身么？”

沈陵耸耸肩，道：“这样说来，我为你着急出手，竟是做错了……”

邵安波一怔，道：“你说什么？”

沈陵没好气地道：“我说我为你着急而拼死出手，反而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啦！”

邵安波没有说话，仅看了沈陵一眼，便举步而去。沈陵本想问她如何落入龙虎大法师之手中的，一看她这种态度，只好住口不言了。

两人一前一后，默默无语地走着。

突然邵安波停下脚步，回头望着沈陵。

沈陵不知道她的用意，只好也停下脚步，疑惑地望着她。

邵安波凌厉地望着他，道：“好了，你要什么报酬？说出来吧！”

“报酬？哦，你的意思是指与妖道交涉的那件事？”沈陵讶然道。

“说出来，你要多少钱？”邵安波催道。

沈陵摇摇头，苦笑道：“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只要我办得到的，都可以答应你。”

沈陵仍然摇头。

邵安波神色不善地接着又道：“就算是要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们之间弥漫着紧张和奇异古怪的气氛。

沈陵气愤地瞪着她，大声道：“我不是为了报酬才帮你的。”

“那你为了什么？”邵安波问：“咱们非亲非故，且无交情。以咱们的情形来说，连见义勇为也谈不上，你为何冒险出手？”

沈陵轻叹道：“我也不知道，但既然我并不要求报酬，你又何苦如此咄咄逼人？好像我这样做反而得罪了你一般。”

邵安波道：“我平生不欠任何人的情，这是我的宗旨。”

沈陵叹道：“原来如此，那么我非索取报酬不可啦！否则你就不肯罢休？”

邵安波面上的冰霜不知何时已融化了，因而看起来美丽动人得很。

“你真是个傻瓜！”她柔声道。

沈陵苦笑一声，道：“我现在又变为傻瓜了，唉！跟你在一起，迟早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

此刻两人已并肩而行，邵安波道：“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为何肯听你之劝，暂时放过那妖道么？”

“不知道。”沈陵漫应道。

“为的是一句话。”

“我的一句话？那是什么话？”

“你当时质问我，是不是你替我着急出手之举，反而对不起我？在这句话中，你想到替我着急，所以我决定暂时

放过那妖道，让你保证你的诺言。”

沈陵耸耸肩，道：“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很有人情味，可是后来你的态度实是叫人感到难堪。”

邵安波哼了一声，道：“你别忘了，现在你还是俘虏身分！”

“假如我逃跑了呢？”

“你心中也明白，如果我要报复，单单是你这条线上牵涉出来的人，最少也有二三十条性命。”

“我知道，但你最好不要逼我……”

“我逼你又如何？”

“我会趁你遭受攻击之时，来个落井下石。”

“那你就试试看，我可以告诉你，除了这条路之外，你恐怕别无脱身的机会。”

这时他们已走到早先甘锋穴道被点之处，路上杳无人迹。

邵安波停步，道：“你让另一个人把甘锋带走了么？”

“如果不将人带走，岂不是会被冷青云撞见？”

“我的独门点穴手法，如若逾时不解，真气进攻心脏，非死不可，这条人命，可别记在我帐上！”邵安波道。

沈陵暗笑道：“你一招骗骗别人可以，我才不会上当呢！”

他表面上不动声色，道：“如果你不想背滥杀之名，咱们还是一道去寻找甘锋，把他穴道解了，就没事了。”

邵安波没有开口，在环目四顾。

沈陵向路旁那片树林，发出两声暗号。

八九丈外立即有人回应，不一会，黎行健便奔了出来。

他一眼望见邵安波也在场，顿时露出喜色，道：“二夫人回来啦！那太好了。”

邵安波冷冷地道：“好在哪里？”

黎行健一怔，不敢胡乱开口。他乃是老江湖，心知像邵安波这种人，脾气难测，万一说错一句话，可能就断送了甘锋的性命。

沈陵问道：“甘锋前辈呢？”

黎行健道：“在那边树林内，看来情况有点不妙。”

“请把他搬到这儿来。”沈陵交代道。

黎行健迅即走了。

邵安波道：“我倒要瞧瞧你有什么本事救他？”

“在下自是无能为力，还望二夫人出手解救。”

“既是要靠我，为何不先问问我，才叫他把人搬来？”

沈陵叹口气，无可奈何地道：“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亦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而且与你根本谈不上恩怨，你总不致于让他枉死吧？”

邵安波道：“我是东厂的恶人，你是忠义之士，所以对事情的看法，很难一致。”

沈陵明知她言不由衷，可是又不便与她争辩，辩也无益，不由深深皱起眉头。

邵安波背起双手，神情如谜地望着沈陵。

沈陵被逼得没法，才道：“你早先不是说过，不喜欢欠人之情么？”

邵安波柳眉登时紧紧皱起，道：“傻瓜！难道你愿把我欠你的人情，浪费在这个素昧平生的人身上？将来轮到你有问题时，谁来救你？”

沈陵道：“在下岂能见死不救？”

邵安波转眼向黎行健望去，问道：“你想不想我出手解救此人穴道？”

黎行健忙道：“当然想啦！还望二夫人高抬贵手，解开敝友穴道。”

“我解开他穴道之后，你们是回去呢？抑是还要继续你们的行动？”

“小可等仍然要继续依计划进行。”黎行健不敢骗她。

邵安波道：“很好，我们跟你们去瞧瞧，行不行？”

黎行健不敢拒绝，因为她语气中，分明以这件事来交换甘锋的复原。

当下他断然应道：“行，行……”

邵安波走过去，在甘锋相应的穴道上，连击三掌。甘锋“哎！”了一声，身体已能动弹。

沈陵看了邵安波的解穴手法，不由暗暗点头。

甘锋向沈陵拱拱手，接着又向邵安波施礼道谢。

邵安波道：“我和沈陵打算跟你们去瞧瞧，你怎么说？”

甘锋忙道：“二夫人既然如此吩咐，小可岂敢有违？”

他们现在已知道邵安波乃是东厂的主脑人物之一，因此不但惧怕她的武功，更惧怕她这种身分。

黎、甘二人弃了马匹，转头向回路走，到了官道，再向北行。

邵安波与沈陵在后跟随，没有询问。

黎、甘二人行得很急，可见得时间迫促，不一会已到了一处山坡，但见山坡的另一边不远处，有一座庄院。

这座庄院占地并不大，但石墙高筑，四角各建有一座高高的碉楼，看来气派不小，而且戒备十分森严。

他们在山坡上向下望，由于相距尚远，而且前面有些树木遮掩，因此不虞被庄院内之人看见。

但在行家眼中，一望而知，这座庄院所选择的位置绝佳，因为只要在四角的碉楼中，派人日夜守望的话，任何人都休想潜近庄院。

黎行健和甘锋，观察一阵后，突然举步奔出，方向正是那庄院。

沈陵和邵安波对望了一眼，似乎有些疑惑，但仍然跟着他们向坡下奔去。

“二夫人，这座花院似乎比那清风庄还要透着古怪。”沈陵边走边低声道。

邵安波指指前面，道：“我看这两个家伙的行动更古怪！”

“是呀！他们既然来探对头的隐秘，却又毫无忌惮地行动，这算什么呀？”沈陵摇头苦笑。

“在我的印象中，这座庄院好像根本没有人住。”邵安波道。

“纵使如此，可是我心中仍然觉得有点不妥。”沈陵忧心地道。

他们走得很快，几句话工夫，已接近庄院向南的大门。

黎行健一推那道庄门，两扇高大的木门，竟然应手而移开，成了两尺许的一道缝隙。

“奇怪，这扇大门居然没有闩上。”甘锋讶然道。

他们随即从裂缝中闪身而入，沈陵与邵安波对望一眼，彼此间发现了对方的疑惑。

“他们到底是暗查敌人的巢穴呢？抑或是来探访老朋友？”沈陵苦笑道。

邵安波耸耸肩，道：“那要问问他们才知道呀！”

沈陵微微欠身，作了个请她入内的手势，邵安波微微一笑，便闪身入内。

进入庄中，这两位年轻高手，马上就感觉到此庄的确没有人居住。此外，这座孤零零建在旷野中的庄院，别看外表陈旧，但庄内却没有一点潮湿毁败的气味。相反的，四周墙上的粉刷，还透出新鲜的气味。

黎、甘二人，已奔向正对面的第一进厅堂，沈陵和邵安波当下也加快脚步，跟了进去。

一行四人，进入宽敞高大的厅堂内，一直由右边向后面搜进去，再由左方绕个圈子出来。

搜索了这么一大圈，这座庄院当中主宅，大致上已走遍了。

他们回到厅堂上，黎、甘二人低声商量，都露出焦灼的表情。

紧急着他们又向内进搜去，邵安波往椅子上一坐，道：“我不想跟着他们乱钻了，阿陵，你如果还有兴趣，那就跟他们走，我看他们一定弄不出什么名堂的。”

“好，我去。”

沈陵笑一笑，转身进入内进。

这一次黎、甘二人不像上回那样，经过每间屋子，只伸头进去看看，而是偶然也进入房内实地察看。

沈陵默默跟着他们，也不询问。

他忖道：“他们在搜寻什么？如果此地真的是乾坤剑钟子豪的秘窟，那也已是废弃不用了，如何还找得出什么东西来？”

最后他们绕到左边的重重屋宇，如果仍无所获，没好久又将回到前面的大厅堂内。

甘锋突然拉住黎行健，道：“黎兄，咱们别忙着往前搜。”

黎行健讶然道：“甘兄的意思是？……”

“以兄弟看来，如此搜下去，仍将徒劳无功。”甘锋道。

“甘兄的意思是要放弃搜查？”

“那倒不是，而是向沈兄请教请教。”

沈陵摇摇头，道：“你们的机密，最好别跟我讨论。”

甘锋道：“沈兄和二夫人，也可以算得上是极能忍耐的人物了，经过了这许久的时间，居然还不探询在下等此行的目的，难道你们两位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沈陵笑道：“假如你们搜不到任何东西，则问了之后，还是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如果你们搜得出所寻东西，则到时一望而知，何须多问。”

事实上，他和邵安波早已跟黎、甘二人标上了，如果黎、甘二人不说出此行目的，则他们凭才智眼力，看出这是